

## 小鎮觸覺

抵達山間溫泉小鎮，已是黃昏時刻。溫泉旅館林立的小鎮吹著淡淡的風，彷彿沉浸在金箔溶液裡。提著行李進旅館，房內的和室拉門朝著落地窗的方向開，窗外是一棵巨大且茂密的老樹，枝幹長滿了綠絨絨的細密植物，樹冠幾乎與我們七樓的房間同高。實在太迷人了，有一種其實住著樹屋的錯覺。我轉頭去看牆上的鐘。這裡的時間，是不是還停留在一百年前？

決定趕在天黑前出去走走。行前沒做功課，對此地完全陌生。翻過旅館地圖，草草決定就去近郊的廢棄神社了。神社在旅館後方的丘陵高地上，有好長一段上坡路，四處都是地方景點與紀念造物：在地文人的字碑、作曲家的歌碑、軍人的墓地、櫻花林、展望台，諸如此類，間雜在尋常人家和溫泉民宿當中，不起眼，不聲張，也不避諱。

是這樣充滿故事的日常生活啊。我邊走邊想。上山途經的每個路口，皆有標誌紛紛指向不同的景點，而每個景點，又各自從所在之處，遙遙回望山下我剛剛離開的小鎮市區。一切顯得平凡而長情。山下的房屋、道路、草坪公園、時令作物，那些最靠近生活的物件，此時彷彿汲滿了整日整季整年的日照和熱望，流瀉出暖暖之光。丘陵下方的學校操場一角，兩個小男孩踢球踢累了，並肩坐在放倒的球門上，黃金右腳晃呀晃的，距離太遠，看不清表情，但迎著黃昏之光，談的，應該是青春煩惱或夢想之類的話題吧。

我誰也不認得。那些歷史名人或尋常居民。只是默默有些羨慕。他們有話想說，著手去做，旁人認真記得了，再誠懇轉述。就是有點羨慕而已。或許還有一點洩氣吧？往往是這樣，走過這裡那裡，異地仍是異地，往心裡去的，多是本來就相信或擁有或遺憾的事情。例外是極少發生的。只有極少時刻，會在流金一般的浮光掠影裡，突然發生某一件事，打動我，提醒我，像是辨識出某個符號，某種特質，或一個少見但好看的字。

貓咪就這樣出現了。當我從神社走出來，穿過民宿、墓地，迎著寬闊的高地風景正準備繞路下山、走入櫻花林間的步道時，聽見了貓的叫聲。我試圖回應，那聲音稍停，可能有些遲疑，又再叫了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另一個方向的樹叢旁，走出了一隻乾淨的白貓。

不信任和猶豫只是非常短暫的事情。我蹲下來伸出手，貓便靠過來，先是聞了聞，耳朵動一動抬頭注視著我，接著就挨上來了。我放下地圖，細心摸摸牠的頭，肩

胛，臉和下巴，希望能讓牠覺得溫暖和被愛。我想牠是感受到了，看看我又看看地圖，認真的以全身的力氣和重量回報，摸到哪裡牠重心便往哪靠。我拿出相機拍牠，牠也就轉過臉來，呼嚕呼嚕看著鏡頭。真覺得不行天色在暗了，站起來剛想走，牠又小狗一樣蹦跳著領在前頭往山下跑去，但也就十步二十步，幾公尺之遙坐下或趴下，打起滾或伸起了懶腰……

如此重複好幾次，櫻花林間的黃昏路總走不完，下山變成一件非常漫長的事。是語言不通的關係嗎？可是牠確實能感覺到那些我還沒轉換為語言的心思。牠預知我想說的話、想做的事嗎？或者牠只是用全部的了解，參與了、甚至改變了我的情緒和意志？

靈感一樣的白貓，跟著我走下陌生、過分孤單安靜的櫻花林小路。我模仿貓叫、或者以語言模擬我的快樂和可惜，想告訴牠，可惜是這個時候在這裡相遇。但貓咪好像並不期待更多了，或許有一點期待吃的吧？但似乎更期待的是親暱、真心對待、一起玩耍的感覺。貓咪生活的尺度大概不是時間吧？貓以喜好與直覺認識世界。貓是可以跳來跳去的，隨時可以。貓能同時專注而且分心。我看著白貓，細細摸牠時這樣想。但為什麼我們就是不行呢？

離開白貓，天黑前回到旅館，用完晚餐，房裡開了小燈寫字。即使是這時，在我、我的文字、以及寫作時的我當中，我仍能感覺到白貓的蹤跡，啣著字彙和句子走動跑跳，出入房內窗外，榻榻米上，美麗的大樹枝桠間，或我的胸口裡。難以控制，無法理解，但也因而真正自由。

其實我不那麼想念那隻白貓，但是我想念遇見貓咪時的自己。當然也或許只是此時如此而已。旅途中意外出現的白貓，牠的觸感和叫聲，牠的心，關於牠的無聊有趣的小事，好像成了我另一趟剛剛開始的旅行。